

## 牛蹄岭的早晨

陈俊东

牛蹄岭的早晨，是从周围山岚涌动开始的，是被云雾轻轻托起来的。群山还在沉睡，雾便像灵动的纱，从黄洋河流域的山谷漫上来。先是几缕，继而便如泼墨般晕染开来，将整座山岭裹在朦胧里。主峰那座19米高的“牛蹄岭战斗纪念碑”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像是时光竖起来的桅杆，锚定着往昔的故事。山下的村落，成了雾的拼图碎片，偶尔探出的屋檐、飘动的炊烟，给这静谧添了几分人间烟火的温柔。

树在雾里呼吸，每一片叶子都沾着潮湿的清新，风走过，枝叶沙沙，和着雾的絮语，在牛蹄岭的早晨，谱一曲无声却入心的歌，把历史与当下都浸在这绵绵的、化不开的诗意里。我每每立于岭上石头寨顶，看那雾气如何从黄洋河岸的山谷间爬升，如何吞噬了松柏的梢头，又如何在对面双龙寨顶冉冉升起朝阳的威逼下又节节败退。

山脚下整洁漂亮的村庄尚在梦中，数百户人家像点点繁星，散落在山顶沟岔，黑白瓦墙错落着梯田之间。由于起得早，满坡架岭人家传来此起彼伏的鸡鸣声，它们的声音是那样的高亢，穿过晨雾传入耳膜，时不时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狗吠声。炊烟从谁家烟囱里钻出来，先是笔直的一线，继而便被山风揉碎成一团白气，混入那更大的山雾中去。

铺设一新的柏油路两旁，正盛开着五颜六色的格桑花，随风摇曳的身姿像是在欢迎我们。沿途三三两两晨练的人群，迎着朝阳和清新的空气，自城里专门来这天天然氧吧吐故纳新。几位年长的老者在绿树成荫、宽敞整洁的道路上，边慢走边观赏，抑或是循环。

登上观景台俯瞰，安康城风貌尽收眼底。城市里高楼错落成林，在阳光下闪烁着现代活力。远处山峦如黛，与蓝天白云相融。静静流淌的汉江勾勒出山水相依的温柔，自然的绿意与城市的烟火气相互交织。这方天地，藏着安康的过去，现在与期许，每一眼都是对这座小

城独特韵味的品读。

早起的村民们扛着锄头，提着竹篓，篓中或是新摘的蔬菜，或是刚挖的洋芋。他们的步伐很稳健，踩在石板路上几乎不发出声响。这些石阶早已被磨得光滑，在晨光中泛着青黑的光。农人们彼此相遇，只点头示意道声“早”，并不多言语。山里的早晨是寂静的，言语似乎会惊扰了这份安宁。

晨光照在露水上，折射出细碎的光芒。园子里那位摘菜的村妇，约莫五十岁上下，虽然手指粗糙，却在干农活时显出惊人的灵巧。她用拇指与食指捏住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豇豆轻轻地折下来。她的眼睛始终搜寻着一架架菜秧，仿佛那里藏着什么珍宝，偶尔她会直起腰来，捶捶后背，望一望远处重峦叠嶂的山峰。她的目光越过海浪般的山岭，落在了几公里外的小城安康，一会儿市民家的餐桌上，就有了牛蹄岭的新鲜时令蔬菜。

太阳渐渐高了，雾气退到山谷深处，此时，牛蹄岭才显出它的本色来。山石嶙峋，松柏苍翠，梯田如链，缠绕在山腰。阳光照在纪念碑、牛蹄岭战役遗址等建筑上，整座山岭仿佛被镀了一层金边。晨光熹微中的纪念碑，在苍翠山林的环抱中巍然矗立。灰白色的群雕凝固了历史的瞬间——战士们或持枪冲锋，或振臂高呼，每一道褶皱都诉说着1949年7月23日，解放军第19军向大小牛蹄岭发起解放安康战斗的血火鏖战。基座上“激战牛蹄岭”四个大字力透石壁，与台阶尽头高耸的纪念碑遥相呼应。碑顶五星在朝晖中熠熠生辉，仿佛不熄的革命火种。这片浸润着英烈热血的土地，既承载着昔日的峥嵘记忆，又赓续着新时代的精神传承。台阶如时光隧道，连接着硝烟弥漫的过去与欣欣向荣的当下，每一步攀登都是对初心的叩问——那穿透林间的晨光，正是先烈们用生命点亮的永恒黎明。

山脚下黄洋河畔的迎风九年制学校开始上课了。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，貌似随风飘忽到岭上，已经变得隐隐约约、模糊不清。这声音与鸟鸣、虫声混在一起，竟也不显得突兀。山里的声音总是这样，彼此包容，互不干扰。

晨光驱散夜雾，我踏入牛蹄岭，寻兴贤塔而来。塔立山间，砖石斑驳，岁月痕迹深深浅浅。塔顶竟有绿树蓬勃、枯荣相生，似在诉说时光故事。蓝天为幕，衬得塔影更显古朴。风吹过，枝叶轻晃，与塔共守这方晨景。曾几何时，它见证多少朝朝暮暮，如今我立于塔下，晨晖漫洒，历史与当下交融，喧嚣被隔绝在外，只剩这塔、这晨、这满心的宁静，叫人沉醉，愿把这瞬间，妥帖收进记忆行囊。

乡村的早晨，似乎要比城里更早。退休后返乡养老的老成，今天起得很早，送走回城办事的老伴后，开始饲养一群土鸡和四只小狗。曾经在安康新闻界爬爬滚打几十年的他，退休后的生活终于迎来了“慢调时光”。清晨，被鸟鸣唤醒，推开门窗便是菜园里沾着露水的青菜；午后，摇着蒲扇在枇杷树下吊椅上打个盹。可年近古稀的他，并未安逸享受这份恬淡，让故乡的风抚平岁月褶皱，而是仍心系家乡的建设。他把党组织关系转回村里后，与父老乡亲们一起，为打造牛蹄岭国家AAA级旅游景区，红色旅游、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于一体共谋发展。在儿时熟悉的烟火气里，把退休生活过成一首充实而有意义的诗。

正午将至，早晨的凉意完全消散。农人们陆续回家吃饭，前来观光游览的人群、车辆开始增多，山路上从寂静变得热闹起来了。牛蹄岭的早晨就这样过去了。它不惊不扰，如同山间的雾气，来了又走，不留痕迹。但我知道，明日此时，它又会如期而至，带着山岚、露水和晨光，带着村民的锄禾声和游客们赞许的目光。

牛蹄岭的早晨，永远如此。

阳台，缤纷的花圃、紫红的石榴花和葱郁的藤萝，便从花园扑面而来。两座老教堂巍峨矗立在树丛中，草地和农田蔓延在眼前，潟湖的水在远处闪烁其光，一群野鸭正从那里嘎嘎飞起。

客栈餐厅前有一个大花园，中间是一条很宽的石子路，再向前走，便是低矮的农家、花坛和菜圃，左侧是老教堂。一些欧美游客心情愉快地瞭望着树从外的潟湖，陶醉于传统的意大利美食。这里的菜品大概很多年都没变过，它提供着纯正的意大利原味，代表着一个朴素的年代，代表着一种久远而温馨的记忆。这里更适合那些对于传统和静谧用情的人。餐厅花园中央有一眼古老的水井，海明威和客栈的老板奇皮亚尼在这里拍过照，如今照片被放大挂在就餐的地方。这显现出奇皮亚尼与海明威的亲密关系，也为此小客栈做足了广告。

托切罗是威尼斯的母亲城。千余年前，托切罗岛曾经一度繁华，是一座繁盛的贸易城市，比威尼斯本岛更具影响力。十四世纪后期的衰落，是随着本岛的繁荣而开始的，如今这里除了十数位居民耕作捕鱼，奇皮亚尼客栈、两座老教堂和一座小博物馆外，几近荒芜。可见，任何繁华都有落幕的时候，历史对于衰落总是那样冷酷，全不在意你曾经是什么，做过什么。

走在潟湖浅滩旁的沼泽地，海水轻轻地拥吻着堤岸，脚下的土壤富有弹性，绿草野花缭绕于眼前，毛茸茸的蒲公英在滩涂边悄悄绽放，等着风把它带向远方。想到海明威曾在这里踱步思考，曾在这里的草丛伏击野鸭，曾在客栈屋檐下站着写作，瞬间觉得这个小岛变得特别起来。

就泛泛的旅游而言，这个岛可看的東西寥寥无几，但它格外宁静、闲适、自然的环境，却极打动人。如今的世界热闹哪里没有，真正的宁静却很珍稀。像托切罗岛这样的地方，就该住下来，在这里的田野树下，在这里的运河潟湖，享受一段闲适安静的时光，在海明威走过的路径上，思考人生与爱情、生命与死亡。

## 找寻海明威

柳笛

托切罗是游人很少去的岛。如果不是刻意安排，去威尼斯旅行的人都会忽略它。它是威尼斯群岛中最寂寞的岛屿，也是群岛中历史最久远的岛屿。这个潟湖中的小岛，曾经承载着威尼斯最早的繁荣与辉煌，激发了威尼斯人征服海洋的勃勃雄心。当它的体量与这种雄心不再适应的时候，被命运抛弃也是在所难免的。我执意要去这里，是去寻找海明威这个倔强的老头。当众多社会名流、达官显贵，都在威尼斯本岛的繁华和喧嚣中纵欲挥霍的时候，他却孤独地去了托切罗岛，选择了这个荒凉寂寞的岛屿，在这里度过了畅快而浪漫的时光。

托切罗岛离威尼斯主岛十多公里，乘水上巴士需四十多分钟。水上巴士的停泊点，离海明威住过的客栈尚有一点距离。顺着介于原野和顺直的运河岸边的步道，行走十余分钟，一座淡黄色的二层排房就出现在眼前，这便是奇皮亚尼客栈。客栈不大，却名扬四海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、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、季卡总统等名人显贵，都曾打卡于此。

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达官显贵，而是那位饮誉世界的作家海明威。1948年11月，二战后的第三年，海明威携妻子玛丽·威尔逊和几大箱衣物，从威尼斯本岛来到这里，打猎、钓鱼、喝酒、约会、写作，快乐洒脱地度过了整个冬季，也留下一段美丽的故事。

走过矮小的门厅，登上铺着地毯的木梯，穿过光照柔和的狭窄走廊，就进入了客栈。客栈之小，只有六间客房，海明威住过的房间叫“圣弗斯卡”，是客栈唯一的套房。房间依然保持着海明威当年人住时的布置。一间大卧室，有两张简单的床和床边两个床头柜，在房间的小桌上，一束鲜花插在绿色的大腹玻璃花瓶中。一条通道从两扇窗户外通向小客厅与工作间。壁炉前是两个白色沙发椅，阳台门旁搁着一张小写字台。壁炉旁的书架上放着一些图书，海明威那本描写斗牛的小说《午后之死》，打开着搁在书架上。走上

## 夏日燕黄堂·榆林行

春草

夏悠长。塞上风景丽，辽阔穹苍。时雨喜降，倍觉阵清凉。  
沧渊碧翠芳菲尽，目张望、绿水流淌。  
但见禾苗壮，蜂飞蝶舞，瓜果飘香。

忆往多冰霜。月寒来客鲜，微草枯黄。  
萧疏大漠，狂沙过胡杨。  
日今星转新天地，治边垂、装扮容妆。  
满目皆青色，葳蕤蔚郁，万顷霞光。

## 不要怕感到寒冷

张斌峰

不要怕感到寒冷，  
那是因为我们的热血在沸腾。  
腐烂的落叶，  
枯死的老藤，  
永远感觉不到冰冻。

丛生的荆棘，  
凛冽的朔风，  
永远阻挡不了激情。

不要怕感到刺痛，  
那是因为我们的梦想在驰骋。

感受了严寒，  
生命才能更好地感知温暖。  
经历了痛苦，  
灵魂才能更好地感知幸福。

## 骤雨初歇

高晨

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。方才还是瓢泼大雨，转眼间就只剩下屋檐滴水的声音。我站在阳台上，看见对面楼房的灰色外墙被雨水淋得发亮，像涂了一层釉。阳光突然从云缝里钻出来，那些水珠便开始闪闪发光，活像撒了一把碎钻石。

楼下的小路上积了几个水洼。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姑娘挣脱妈妈的手，专往水坑里踩。她的小凉鞋每次落下，就溅起一片水花，在阳光下呈现出七彩的颜色。她妈妈在后面追赶，裙摆已经被溅湿了，却也不真生气，只是作势要打她屁股。花坛里的月季被打落了几片花瓣，粉红色的残瓣粘在潮湿的泥土上，像是一块块被雨水泡发的胭脂。蚂蚁们排着队从洞穴里爬出来，围着那些花瓣打转，仿佛在商量要不要把这个意外的收获搬回家去。

槐树下，几个老头正在把棋盘重新摆好。方才雨来得急，他们只来得及用报纸盖住棋盘就跑开了。现在报纸湿了一大半，棋子也粘在了一起。老张头正用袖子擦拭他的“车”，一边擦一边抱怨：“这雨跟闹着玩似的。”

小区的垃圾桶旁，一只花猫正在舔爪子。它的毛被雨水打湿了，显得格外狼狈。但它并

不着急，慢条斯理地梳理着，时不时抬头看一眼过往的行人，眼神里带着猫特有的那种傲慢，仿佛刚才狼狈淋雨的不是它。

隔壁单元门口，打扫卫生的阿姨正在抖接地的拖把。方才雨下得突然，她把拖把忘在了外面。现在拖把吸饱了水，沉得她几乎拿不动。水珠从拖把头上甩出来，在阳光下划出一道道闪亮的弧线。

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特别的气味，是雨水打在热乎乎泥土上蒸腾出的土腥气，混合着不知谁家飘来的肉肉香。这气味说不上好闻，却让人莫名觉得亲切，像是夏天特有的印记。

转眼间，路面已经干了大半。只有那些低洼处还留着些许水迹，在阳光下慢慢缩小。树上的知了又开始叫了，此起彼伏，仿佛在争论刚才那场雨到底有没有下过。

我摸了摸阳台栏杆，已经感觉不到雨水的痕迹了。这场雨来得突然，去得干脆，就像个顽皮的孩子，匆匆打了个照面就跑开了。只有那些尚未干透的地面，和空气中残留的湿润，证明它确实来过。

远处，不知哪家的收音机里正放着老歌：“阳光总在风雨后……”歌声断断续续地飘过来，和知了的叫声混在一起，竟意外地和谐。



情系湘江水 静好摄

## 难忘陈家滩

范铭

位于陕西汉中最南端、巴山深处的镇巴县，曾有一个陈家滩，是镇巴县人口最少、资源最匮乏的乡镇，却是全县闻名的“太古石之乡”。2007年夏天，大学毕业的我还不满22岁，就被分配到这个小乡镇工作。

从汉中出发，坐上班车，沿着210国道，翻山越岭，坡陡弯急，头晕目眩，长达158公里的路程，要5个多小时才能抵达这个不到10户人家的乡政府所在地。初到陈家滩，这里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，乡政府也没有配备公车，下村工作全靠徒步，而我包揽的苍房村距离乡政府最远，清晨出发，徒步3个小时，翻越一座大山，到村上已是下午1点，我早已精疲力竭、饥肠辘辘。此时，一群头裹白巾、身穿粗布、脚穿草鞋、背着竹篓的群众簇拥过来，操着一口川渝方言热情地招呼着我：“走嘛，到窝屋里头吃晌午。走了那么远的路，勒个娃娃儿不咋地哦（镇巴话：小伙子，好样的）。”

村主任将我们迎进了灶房，就地架起柴火，支起两口鼎锅，一口炖着腊肉蹄和干豇豆，一口烧着洋芋蒸饭。瞬间香气满屋，我也顾不得礼让，三两口就抓起腊肉蒸饭，大家站在旁边看着我笑。晌午饭后，我与计生办主任很快完成了对8户村民的架线接电和通水情况的实地勘察，绘制了架线草图，预算了经费。两个月后，这8户村民顺利用上了自来水，架设了光缆，家里安装了电灯和电视，完成了陈家滩乡最后一处的通电任务。

不久，一场特大暴雨突袭陈家滩，电闪雷鸣中大雨倾盆而至。陈家滩沿洋河段水位暴涨，短短数小时降水超100毫米，水位已超警戒线。我第一次目睹山洪河水夹杂着泥浆奔流而下，而陈家滩乡作为进入镇巴县城的必经要道，防汛任务非常繁重。此时，书记乡长一声令下：“拿铲拿筐拿麻袋，转移群众动作快；

公路要封边，桥梁封两端！”全乡干部闻“汛”而动，经验丰富的包村干部分工负责，敲着锣鼓边跑边喊，对全乡地质灾害点、老旧房屋、公路沿线、河沟边、切坡建房等存在安全隐患的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、无死角、拉网式排查摸底。仅仅一个小时，就转移了40多户群众，排查道路河堤受损6处，处理滑坡点位1处，没有一处人员伤亡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“下村基本靠走，取水基本靠沟，取暖基本靠抖，吃饭自己动手。”这是老百姓对我们乡干部的戏言，也是当时乡镇干部生活的现状。因乡政府蓄水沉淀池建在山顶，每逢下雨天，自来水就浑浊泛黄。当时乡政府并没有食堂，整个街道上也没有一家饭店，当地干部都是自己带午饭，而我就成了唯一一个“留守干部”，只好自备了电磁炉和灶具，学着自己做饭，同事们闻见香味，纷纷从家里带菜带肉，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也就成了我们乡镇工作的一件乐事。

秋冬季节，天气逐渐转凉，平均海拔1200多米的镇巴县11月中旬就下了大雪。深夜里的山区天寒地冻，长夜漫漫，大家睡不着觉，就围着一盆小小的炭火彻夜“唠嗑子”，与同事们在一起的温暖和快乐驱散了寒冷与寂寞，熬过了一个个冬夜。让人欣慰的是，进入腊月后，乡政府的每个办公室里都添置了烤火炉，还运来了1000斤烤火煤。机关食堂也正式开办，会议室翻建一新，网线接通，乡政府还购置了第一辆公车。我也利用大学所学，帮大家学电脑，实现了办公信息化、现代化。干部们高兴地打趣道：“感谢你，大学生，你是我们乡的福星。”

陈家滩的春天，总是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。这里的“春信说春”也是镇巴县一种独特的传统民间说唱艺术，如今已被列入陕西省级非遗保护名录。

第二年年初春，天气乍暖还寒，陈家滩的春信们戴着信帽，穿着长衫，拿着春帖，走村串户，有说有唱，即景编词，即兴编曲，通过说唱形式送春报喜、传播农时节令：“到啥子山唱啥子歌，主人家有酒也能喝。”镇巴特有的川渝方言，风趣诙谐，演唱押韵，每演完一户，春信送给一张春帖，户主们都会给春信“封礼”，或粮食或少量财物，以图来年诸事顺利。

正月初上班第一天，我与乡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一起下村开展“三查”，恰巧遇到一位春信“说书人”。我连忙递上香烟，了解完来意后，春信即兴发挥，就地向群众宣传起来：“山里来喽大领导，优生优育抓得早，医生护士更辛劳，老百姓健康生活好！”谈笑间，仅用了一周时间，整个陈家滩乡就完成了筛查工作。

初春之际，春暖花开。新的一年，陈家滩乡全面启动了10公里的通村公路建设（通达工程）。由于陈家滩地处山区，建设难度可想而知。我们与群众一起，搅拌砂石，抬浆铺路，固坝筑堤，见证了陈家滩乡村道路建设的全过程，目睹了老百姓出行从泥巴路到幸福路的转变。于我而言，从修路架桥项目的主动参与，到化解矛盾纠纷的经验积累，再到走村入户的政策落实，基本完成了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到基层乡镇干部的转变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两年后，我被县直部门抽调。临别之际，我登上了陈家滩乡唯一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——至宝塔。希望它能继续守护这里的百姓，让这片土地更加生机勃勃。

时光荏苒，18年过去了，镇巴县发生了沧桑巨变，陈家滩这个名字也被洋镇二郎滩所取代，只留下西镇高速上的回眸一瞥，依稀能看见当年的房屋院落。而陈家滩，这个藏在大巴山里的小乡镇，作为我人生的第一站，那段工作经历和镇巴人民身上那种质朴爽朗、乐观向上、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，却始终令我难忘。



国画 李岳民